

佛教傳來後華人對拼音文字的初步了解

曹仕邦

——兼言音譯佛家名相所引起的聯想及其他

兩種不同文化接觸之後，最先碰到的是彼此語文結構不同的問題，而從感到迷惑以至逐漸了解是要經歷好一段時期的。從中國翻譯佛經的史料中所記載華人初期對梵文性質的認識，就是很好的例子。

現存最早記載華人對梵文結構體認的典籍，是梁代釋僧祐（四四五～五一八）編集的《出三藏記集》，其書卷一〈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中有一段話，它的大意為：

梵文分爲「半字」與「滿字」。其「半字」本身僅有「字形」、「字音」而無「字義」的，要將兩個或以上的「半字」合起來，然後成爲「滿字」纔有「字義」！「滿字」猶如華文的「諸」字，是由「言」與「者」兩個「半字」合成。倘使將這兩個「半字」拆開，則「言」與「者」都毫無意義，不成一個「字」。不過，所有「半字」是構成一個

「字」的根本，沒有「半字」，便無從成立一個「滿字」！¹

上述這番話在說些什麼？由於如今我們久已接觸拼音文字，當然知道「半字」是指「字母」，因爲「字母」僅有「字形」和「字音」²，必需兩個或以上的字母結合起來，一個「字」方能成立。因此，我們知道這一番話其實在說明梵文的「字母」與「字」的分別和兩者的作用，這也是華人怎樣去了解拼音文字的最早記載。

然而華文的每一個「字」都是「形（字的樣子）」、「音（字的口舌發音）」和「義（字的意義）」俱全的，上述「言」與「者」其實都各有自己的形、音、義啊！這又哪能借用來說明「字母」呢？然而在當時，已找不出更好的說明方法了。

好了！中國的方塊字跟拼音的梵文既有上述的差異，而佛教許多概念；許多事物是中國原本所無的，遇到這種情，華人只好將這些概念與事物加以音譯。

由於每個漢字都有自己的形、音、義，但音譯時僅採漢字的字音，其漢文的字面是毫無意義的，例如「盂蘭 (Uttambana)」³ (註二) 並非「盂」中有「蘭」、「舍利 (Sariira)」⁴ 不是「舍」(安置)之則「利」、「尼師壇 (Nisītaana)」⁵ 更非「(比丘)尼師」誦經說法的法「壇」。然而習慣使用漢字的華人，便往往根據音譯的字面作出種種離題萬丈的聯想，甚而道教中人，更利用佛家音譯名相的字面，借題發揮來攻擊和取笑佛教了。

據梁朝釋僧祐編集的另一典籍《弘明集》，其卷八收有同時代人劉勰(四七〇?~五九三?)所撰的《滅惑論》，這篇文章的內容大致是：

有一位道士假冒名士張融之名，寫了一篇《三破論》去攻擊佛教，其中說漢朝所譯佛經有「浮圖」⁶ 一名，其稱「浮屠」者，因胡人凶惡好屠殺。由於此名不好聽，故後來鳩摩羅什改之為「佛徒」；僧禕更改作「佛圖」。又佛經說：「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後來鳩摩羅什改稱之為「桑門」；僧禕又改作「沙門」⁷，這暗示佛法應被「沙」汰而出「門」！

劉勰在《滅惑論》中反駁：東漢時佛法初傳中國，故譯音未正。「浮」音似「佛」，而「桑」音似「沙」

，「屠」音似「圖」，故誤用不適當的字意來翻譯而已。⁸

同書同卷又收釋僧順撰《答道士假張融三破論十九條》，其順數第五條有如下的話：

「浮圖」者，指「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所以叫做「浮圖」，現在閣下將「圖像」之「圖」改寫為「刑屠」的「屠」。又，你們道教的《黃帝內經》說「尼者女也」，而我們都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倘使人說「仲尼」是「女子」，難道你也相信嗎？再者，你的《三破論》說「喪門」是「死滅之門」。不錯，「門」是出入所經，我們佛教有「不二法門」；你們的教祖老子的《道德經》也有「衆妙之門」之說，所以「喪門」之義，應該是：「消滅了塵世的勞累；而進入解決之道的門」。又，「桑門」的「桑」，應該是「乘」字的誤寫，故「乘門」指「大乘門」，即進入大乘佛理之門啊！⁹

上述兩篇文章所示，是道士對音譯佛教名相「望文生義」地加以曲解，將「浮屠」的「屠」解作「屠殺」的「屠」，又把「喪門」視為「死滅之門」，更把「沙門」跟「沙汰」聯想，借此諷刺佛教。劉勰的辯釋，固已指出「浮屠」與「佛圖」、「桑門」與「沙門」等緣

於古今音不同之故。而僧順法師卻幽默地順著對方的「望文生義」，以同樣方式詭地將「浮圖」解作「聖瑞靈圖，浮海而至」，又把「喪門」解釋為「消滅了塵世的勞累，而進入解脫之道的門」，更謂「桑門」即「大乘門」，來作弄對方¹⁰。

由於音譯名詞能教人「望文生義」，使仕邦想起梁釋慧皎（四九七？五五四？）的《高僧傳》曾利用翻譯人名所用的字眼，來對魏晉六朝以來的胡人居主施以「一字褒貶」。

例如《魏書》和《晉書》兩部正史都稱「五胡十六國」時代的西秦國君主名「乞伏熾盤（鮮卑人，四一二～四六三在位）」，而慧皎改稱他作「乞佛熾槃」。這因為西秦是個會翻譯佛經的佛教國，教皎公不願這位譯經護法的胡人君主的譯名帶有「乞伏」這樣顯得卑下的字眼，故改「伏」為「佛」，更易「盤」為「涅槃」¹¹的「槃」，藉以暗示他是一位佛教徒。

又，同一時期的南涼國君主，正史上的名字為「禿髮利鹿孤（亦鮮卑人，四〇〇～四〇一在位）」，慧皎在所著中稱他「偷髮利鹿孤」。這除了南涼國中有佛教之外，更因皎公本身是僧人，故不願使用令自己尷尬的「禿」字。雖然「偷」並非好字眼，但總比「禿」順眼一

點。

再看，北魏朝長期受到一個據有如今外蒙古和西伯利亞的強國所威脅，《魏書》稱這強國為「蠕蠕國」，而慧皎在書中則稱她「芮芮國」。這因為這胡人國度不特奉佛，更拜華夏僧人釋法愛為「國師」，是以皎公不願以描寫爬蟲類「蠕蠕而動」的字眼稱呼她，故改為帶有「植物生氣勃勃」之義的「芮」字。

反過來說，對於迫害佛教的胡主，亦以同樣方法作相反處理。例如佛教史上「三武毀佛」中的第一位毀佛君主是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燾，（鮮卑人，四二四～四五〇在位），慧皎在所著中稱他「託跋燾」，這因為「拓」有「開拓」之義，故不願用這好的字眼來標示這一迫害佛教的外族君主，故改以「庇託」的「託」字以示貶斥吧¹²！

這種譯名使用的字眼來對外國人加以褒貶或譏諷的作法，不特古時如此，即是今日亦如此。走筆至此，想起兩個有趣的例子：

其一，英國披頭四合唱團的主唱約翰藍儂底日本太大名「小野洋子」，但香港人卻將她的大台寫為「大野洋子」，哪一個對？仕即不通日文，也少注意娛樂新聞，只是偶然知道這位女士的姓氏底英文發音為。no。而以

英文撰寫博士論文之時，曾引用日本小野玄妙博士主編的《佛書解說大辭典》，因而知道這位前輩名字的英文音譯為Ono Gennyō，那麼上述那位女士的姓氏應作「小野」啊！何以香港人稱她姓「大野」？後來想到廣東人形容一個傲慢的：目中無人的自大者為「大枝嘢」或「大嘢」，始悟出原來港人用這方法來嘲弄她！

其二，上世紀國好萊塢曾出現一位既起即落的女明星名Juliet Pows，港人音譯之為「茱麗葉蒲柳姿」。按，「蒲柳之姿」是華人形容一位長相平庸不好看的女性底字眼，而這位女影星長相平庸，她能主演過一兩部電影，完全由於她曾是紅星法蘭仙納屈（Frank Sinatra）的情婦之故，大抵港人便借著譯名來挖苦她吧！

本文據拙作〈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餘瀋〉中的〈譯經初期華人對拼音文字性質的認識〉和〈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餘瀋之四〉中的〈音譯佛教名相的引起的聯想及其他〉改寫。上述兩文都收在《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出版，台北，民八十一年初版二刷。

註：

1. 編註，原文為《出三藏記集》卷一：「又梵書製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

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為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為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也。言字單立即半之類也。半字雖單為字根本。緣有半字得成滿字。譬凡夫始於無明得成常住。故因字製義以譬涅槃。梵文義奧皆此類也。」《大正藏》第五十五冊，頁四，中到下。

2. 其實西方文字之中，也有單一字母而有字義的，如英文字母中大楷的 I 具有「我」的名詞之義，又小寫的 a 有「一」的形容詞之義，但這僅屬少數的例子。

3. 字義為「祭餓鬼的節日」。

4. 字義為「僧尼圓寂之後，焚身所遺的骨籍與屍灰」。

5. 字義為「用雜色羊毛織成的氈子」，供出家人易於攜帶；以便舖在地上來坐或之用。印度的僧尼是不在蒲團上打坐的。

6. 「浮屠」是梵文 Buddha 的漢朝時譯法，後來改音譯作「佛陀」之後，一直通用到如今。Buddha 的本義為「聰明人」，華夏將此名譯義作「覺者」，用以暗示佛陀是個對真理澈底了悟的人。

7. 「沙門」是梵文 Sramana 的音譯，原指「修行之人」

，初不專指佛教的僧尼。仕邦曾見律典中有「沙門與餘沙門」之語，即謂「佛教的修行人與非佛教的修行人」。又，依近人的研究，認為「沙門」一名或源出龜茲（今新疆省庫車縣一帶）文的 *Samanne*。按，龜茲在古時是個重要的佛教大國，其國用梵文字母來拼為本國語言。

8. 編註，原文出自《弘明集》卷八：「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

所以詔為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禱後改為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禱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五十，下。

9. 編註，原文出自《弘明集》卷八：「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之屠。則秦伯端委而治故無慚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遭子今日必罹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

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眾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為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既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五十二，上下。

10. 有些華夏學人誤以為僧順法師跟那位假冒張融的道教中人同樣望文生義，仕邦以為不然。因為魏晉六朝是佛教中翻譯事業熱烈進行的時代，連身為俗家人劉勰也知道「浮屠」與「佛國」等由於古今音不同而華文音譯先後有異，僧順法師是佛教教士，豈有不知之理？是以知道順公這番看來「望文生義」的外行話，其實在故意作弄那位道士。君不見他說「你們道教的《黃帝內經》說『尼者女也』，倘使有人說『仲尼』是女子，難道你也相信嗎？」豈非充滿嘲弄的意味？

11. 「涅槃」乃梵文 *Nirvana* 的音譯，華人譯其義為「寂滅」或「圓寂」。「涅槃」是一個境界，指修行成佛的人，身後進入這一境界，從此靜寂地永存，不受外界干擾，更免了輪迴之苦。

12. 唐釋道宣（五九六—六六七）編集的《廣弘明集》亦稱北魏太武帝為「託跋燾」。